

妃行天下
系列

0305

青青的悠然
著
QINGQINGDEYOU'AN
WORKS

念一生佛偈，历十世血海，
不求来生相续，但求今生相守。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HUAN FEI
下

宦妃

潇湘书院顶级人气大神
青青的悠然 爽辣古风巨献

他如《龙门飞甲》里狼牙妹姚的南化田
她是安做天下的第一权妃
红尘万丈，他于彼岸执起她的手，倾覆天下
弱水三千，她只愿与他一世并肩，共赴情仇



宦妃

HUANFEI
QINGQINGYENYUHAN WORKS
青青的悠然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宦妃: 全2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36-9525-2

I. ①宦…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9413号

书 名 宦妃
作 者 青青的悠然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a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7
字 数 5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525-2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五章 大婚非喜

宦妃

西凉茉轻吸了一口气，露出个害羞的笑来，准备以此诱惑司流风去喝那下了蒙汗药的酒，结果刚一抬头，她就彻底石化……

过了好半天，西凉茉才不可置信地看着来人道：“怎么……怎么会是你？”

那一身深紫暗绣牡丹的华衣人，有一张勾魂摄魄、精致绝伦的脸，不笑三分情的眉目上却含着一股子诡谲的气息，不是百里青又是谁？

“怎么，乖徒儿，不喜欢见到为师吗？”百里青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西凉茉，见她眸含春水，脸如凝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很是满意地笑了笑。

“今日难得，颜色果真极好，难道真是因为嫁人的缘故吗？”

“师父，今日是我大婚之日，您也未免太过大胆了，等会儿司流风回来撞见，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西凉茉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看都不必看，白珍和白玉必是被这大妖孽打发了。

“怎么，你很想他来吗？今日他是来不了了，估计这会儿正醉得不知滚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呢。”百里青很是轻蔑地道，同时顺势在西凉茉身边坐下。

“师父，你是来给徒儿送红包的吗？”西凉茉看着百里青，无奈地道。对着百里青，她觉得自己说话都市井通俗了许多。

百里青似乎是觉得坐着不舒服，踢了皂靴，径自躺上她和司流风的婚床，宛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自在。

“本座来替你压床。如何，够分量吧？”百里青懒洋洋地支着身子，换了个

舒服的姿势。

这……只有叫童子童女压床的，没听说哪里有叫太监压床的，这不是咒人断子绝孙吗？西凉茉很是无语。不过，既然百里青说司流风来不了，那就必定来不了，她也不着急了，索性学着百里青的模样踢掉自己的绣鞋，也盘腿坐上了床。

“您是来问昨夜我为何没有灭掉西凉本家的女眷吧？”西凉茉靠在软软的大红锦缎龙凤缙丝被上，只觉挺了一天的腰极为不舒服。

话音刚落，她忽被百里青扯了领子一拉。西凉茉不防，顿时直倒在百里青身上，差点撞上他的脸。她立刻想要转身坐起，百里青却一手搂过她的纤细腰肢，一手抽了她的发簪，将她的花冠也扯了下来。顿时，西凉茉一头青丝直垂了下来。

“为师是来和你洞房的啊，今儿不是你的新婚之夜吗？”百里青挑眉，邪气地看着散落了一头青丝，越发娇媚荏弱的少女，唇角笑意诡谲又霸道。

西凉茉一下子红了脸。但她不是第一次被他这么抱着了，现在再做出一副贞洁烈女的模样，也未免虚伪过头了。于是，她索性趴到他胸膛上，哼了一声，“这是我和司流风的洞房夜，可不是和师父你。再说了，你行吗？”

“就算为师不行，也一样能……”

无耻！西凉茉立时打断百里青的话，没好气地一把抽回自己被某只千年老妖拽在手里的乌发。

“是人便有欲，爱我所爱，恨我所恨，魔挡杀魔，佛挡杀佛，尽我所欲也，有何不可？”百里青支着脸颊，慵懒地道。仿佛漫不经心的话，却隐藏着无视天地神佛的恣意。他眉梢眼角深浅交叠晕染的重紫胭脂，宛如盛放的曼陀花，长如黑翎的华美睫羽在他白皙如玉的脸上落下深深的阴影。

西凉茉有些怔然地看着他。这个人倒真是获得无比狂妄啊！

“师父这般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倒是活得惬意自在。只是人间难免有起有落，您这般不留余地，若哪日从九天巅峰跌落，恐是难免人间寒风千刀万剐之祸。”西凉茉沉吟了片刻，还是轻声道。她记得历史上也曾有一位九千岁，同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最后一朝变天，新帝登基，还不是一样被瞬间打落泥潭，道是阉党祸国，判了千刀万剐之刑。那人怕熬不过三千九百刀，悬梁自尽，而后世史书口诛笔伐几百年！

“呵呵，荣华富贵如云烟，倾国佳色不过红粉骷髅……这世间，能取本座性命的又有几人？天下世事皆棋局，纵千刀万剐又如何？若本座身死，黄泉路上大概有无数亡灵恭迎。又或是让苍生陪葬，倒也是件痛快事。”他大笑，声音悦耳而阴

魅，恣意又狂妄。

西凉茉注意到，他眸子里竟无一丝犹豫，仿佛生死于他不过是一场游戏，不禁让人寒到了骨子里。若一个人连生死亦不放在心上，又有什么可畏惧的？是因为已站到了权力的巅峰，所以才能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态度对待自己与众生，还是因为生无可恋，所以才游戏人生？

西凉茉有些迷惑了。她轻叹一声，纵自己再活一次，也做不到他这般狂纵。

“今儿可是丫头你的新婚夜，咱们何必讨论这些无趣的禅机哲理，难道你想拉着为师聊这些不着边际的事磋磨过一夜吗？上次在秋山温泉，为师那一课可还没教完，不若继续？”百里青忽然一翻身，覆上西凉茉的身子，单手撑在她的脸颊边，语气暧昧之极地。

“不好。”西凉茉一僵，用手抵着他的胸膛，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话来，顺便别开脸，避开他那视觉上极具侵略性的脸，心中暗骂，果然是修炼千年的大妖孽，竟一眼看穿了自己的想法。

“可为师觉得很好呢。瞧这衣服多累赘，穿着睡觉多不舒服，为师看着可心疼呢。”百里青根本将她的抵抗当成逗弄小宠物的情趣。

西凉茉只顾推开他剥自己衣衫的手，却把自己如玉的小耳朵送到了他唇边。百里青在她耳边诱惑地呢喃道：“这世上能让为师亲自宽衣的可没有几人，为师被爱徒你如此拒绝，很伤心呢。”

伤心个屁！我才伤心带伤身呢！这人真是霸道加不要脸，她的新婚夜也要过来掺和，这算什么，搞得好像她和他有好情似的！西凉茉一边暗骂，一边七手八脚地抵抗着百里青调戏意味浓重的骚扰。

只是，她到底扛不过对方的熟练老辣，一下子，繁重华美的外袍和裙子就被他扔了出去，只余一袭薄纱水红掐金丝中衣。

像强大的妖兽在逗弄自己喜欢的小兽一般，他抱着她，不时啄一下她的唇，让“小兽”顾上不顾下……

最后，西凉茉累得气喘吁吁，到底忍不住，一把抓住那只冒险探入自己衣襟的手，瞪大杏核水眸看着他，一脸狰狞地咬牙道：“师父，我不是你养的宠物，我是个女孩子，是个人！你可否不要有事没事就把我抓过去又亲又抱的，你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原本清丽的脸蛋因为羞愤泛出红晕，西凉茉不知自己现下这副模样有多诱人，混合了女子妩媚与少女青涩的气息，丝丝妩媚，勾魂摄魄……但她眼眸里的冰冷与固执，却是完全不容忽视的。

百里青垂眸看了她片刻，脸上的笑淡了，“你当然不是宠物，你是为师的爱徒，所以为师宠你、疼你、教你武功、为你善后。但你别忘了，本座从不做没好处的。怎么，你来找本座定下交易时，以为本座会让你予取予求？”

西凉茉有些难堪，“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

百里青看着身下的少女，忽然起身，淡漠地勾起唇角，“你觉得现在的你，有和为师谈判的资格吗？”

冬日的天气极为寒凉，外头银装素裹，雪下得已有三尺厚。新房里虽烧了地龙，到底比不得夏秋天，特别是在百里青忽然起身后，西凉茉只觉一股子寒气袭了过来，让她微微一颤。

“为师从不喜在这方面强迫人，若你不愿，为师自然不勉强，替为师更衣吧。”百里青慵懶冷淡地起身，向穿衣镜走去。

西凉茉看着那渐渐走远的修长冷漠的背影，手上拿着他华美的织锦袍子，指节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她紧紧咬住了下唇。

是，从一开始，她就凭借着自己的小聪明，只肯给予愿意给予的。从那一刻起，他就洞悉了自己伎俩，只是兴致好，一直陪着她玩而已。如今不过是他开始索取报酬，并让她明白自己在他面前是多么苍白荏弱。

而到目前为止，她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东西，甚至不知他需要她给予什么。

她一向自认是个公平的人，既然她已从他那里得到了想要得到的，那么，就算他想要这具身体又怎么样呢？当初她决定嫁给司流风时，就已为得到更自由的天地付出了婚姻的代价，那么，再多付出一点又如何呢？这不过是一场交易，她只要守好自己的心就是了！

低头并不代表认输，只是必要的退让。最优秀的剑士撤回自己的剑，只是在寻找最好的时机，将强大的对手击败。

西凉茉深吸一口气，放下原本打算套上的长衫，只穿着薄薄的兜肚和一件被百里青拉开的红色裙袍，慢慢走到百里青面前，抬起头，轻声道：“别走。”

百里青垂眸，看着面前脸色微微苍白、分明比谁都骄傲自尊的少女，在自己面前低下头，呈现出臣服的姿态。微微弯曲的玉颈带着极为细腻的光泽，仿佛上好的羊脂玉，诱惑着人去触摸。仿佛因为羞窘，她整个身子都呈现出一种紧绷的状态。

如果他没猜错，她垂下的眸子里必定闪烁着冰冷而隐忍的光芒，微微躬身的姿态，不过是在等待更好的进攻机会，就像……许多年前的自己。

但，他并不在乎，甚至有点期待，期待自己亲手养出的小宠物，有一天能成为拥有矫健身躯与夺命利爪的凶猛雌兽，期待着有一天，她对自己亮出雪色利刃。

“为师知道你不甘心，但你记住，在你有能力杀了为师之前，你都不属于你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你是属于我的！”百里青挑起她的下巴，居高临下地睨着她，如情人般轻柔呢喃，黑暗眸光里的阴霾与欲望，却仿佛能将她的灵魂彻底侵蚀。

西凉茉震惊地抬起眼帘，眸子里的不甘与愤怒没来得及掩饰就落进对方眼底，她索性也不再掩饰，深深望进那双美丽却充满压迫与暴虐的眸子，然后她垂下睫羽，平静柔缓地道：“是，徒儿必定不让师父失望。”

杀了他吗？有时候，她真的会有这种欲望……

“是”字尚未落地，一道修长阴影已笼了下来。西凉茉柔软如花瓣的唇被狠狠攫住，随后她只觉腰肢一紧，已轻巧地被百里青拦腰抱起，向大床走去。

轻薄的红鸾纱帐，被人随手挥落。

……

红烛如泪，描金的喜烛烧得还剩下小半支时，西凉茉倦极睡去。

百里青看着怀里的人耳朵上的一颗圆润的红宝石在她呼吸间松动下来，顺着她雪白的颈项滚进兜肚间，不由微微眯起眼，轻拣了出来，摩挲片刻后，簪在了自己左耳上。随后，他不知在想什么，看了怀里的少女好一会儿，才拥着她沉沉睡去。

就在喜房里春光无限时，另一边漆黑的东耳房里传出了奇怪的声响。有德王府的丫头想要好奇一看，却被何嬷嬷笑着拦住了，引到西耳房吃酒。

东耳房里，一片昏暗中，女子微微愕然的声音响起，“魅七……你……你不是回九千岁府里养伤去了吗，怎会在这里？”白蕊看着来人扯下黑面纱后露出的那张面无表情却轮廓分明的脸，有些无措地靠着门道。

魅七低头看着白蕊，忽然淡淡地问：“那日，督公要我们回司礼监刑狱领罚，是你向郡主求了情，让督公放了我的，是吗？”

白蕊有些脸红，好在一片周遭晦暗，倒也不明显。她点点头，道：“我听郡主说，刑狱很是恐怖，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你救我一命，我自然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也不必谢我。”粗声粗气地说完，她转身就走。但门刚被开了一道缝，就被一双长臂按住关上了。

白蕊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没好气地转过身，一手叉腰，一手点着他的胸

口，泼辣地骂：“你干吗呢，有病吧，我等会儿还要去看郡马爷什么时候过来呢，你拦我干吗？”跟着西凉菜久了，白蕊的性子也被西凉菜纵容得愈发跳脱，从之前唯唯诺诺的小丫头变得泼辣起来。

“为什么？”魅七看了看她戳过来的纤纤食指，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啥？”白蕊一愣。

“为什么要救我，你不是很讨厌我对你做的那种事吗？”魅七冰冷的声音里多了一丝困惑。

唰一下，白蕊的鹅蛋脸瞬间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道：“那……反正……反正都发生了，你又不是故意的，我……那……就算啦！”

魅七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白蕊。晦暗中，长廊上的红灯笼里的光从门缝透了进来，落在她可爱的眉眼上，让她少了一分稚气，多了一分美艳。

他记得那夜秋山之上，他奉了小姐的命令，扛着白蕊离开，向山脚奔去。但白蕊一直在他肩上又哭又喊，闹着要回去与她的小姐同生共死……

他是个杀手，或者是百里青赋予他们的定义——刺客。曾有江湖人士排过阎罗殿十大顶尖杀手，却没人知道，最好的杀手在司礼监。因为，所有见过他们的人都已经死了。魅部的人都是最顶尖的杀人工具，按能力从高排到低，他排行第七，手上染过三百七十六个人的血。但是，他从没保护过一个人，那是影部的任务。所以，接到任务时，他有些不甘愿，尤其是面对像白蕊这样的女孩子。

后来，他独自带白蕊下山时，正好遇到天理教徒在侮辱婢女，他不得已装成天理教徒的模样，将白蕊按在身下，逼她陪自己演了场戏。

司礼监的训练虽然异常残酷，但千岁爷对忠于他又有能力的人大方得令人眼红。金钱，美人……所有人都不抗拒这样的享受，毕竟又有谁知第二天命可还在？于男女之事，魅七早已老辣，自然没有真的动白蕊。但白蕊一个黄花大闺女哪里知道什么，只以为自己失身了，哭得满脸泪痕，然后忽然拔剑，疯狂而毫无章法地攻击他，弄得他不得不点了她的穴，扛着她下山。

哑穴被点时，她在他耳边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会杀了你，你记好了魅七！”听到这话，他没往心里去，因为他知道，想他死的人多了，何况这次他丢了小姐，千岁爷一定不会饶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他和魅六。对于死，他早有心理准备。

果不其然，秋山叛乱后，连公公自来通知他和魅六上交腰牌，半年内不必出任务。他们魅部的人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死士，寻常刀剑加身都不能伤到根本，需要他们半年都不能出任务的，想也知道会是怎样恐怖的刑罚。他们也并没有太多

的怨言，这次他们让保护的目标失踪，自然要接受刑狱的惩罚。但奇异的是，他们进了刑狱后，胜公公却只将他们打了一百五十板子，吊了七日，就放了他们。虽然个个痛苦非常，却已比他们想象中好了太多，将养了一个月，就基本可以出任务了。

只是不知为何，千岁爷还是将他和魅六派到了小姐身边。只有胜公公阴阳怪气地说了句：“你们命好，救了两个丫头，倒还是个福气了。”

所以，他来的第一件事，除了保护小姐，就是想要问一问白蕊为什么救他，毕竟这不符合逻辑，但这丫头却答得异常轻巧。

“算了？”魅七想了想，问：“那就是你不打算杀我了？”

那语气轻渺，听着倒似有种嘲笑的味道。白蕊一下子涨红了脸，又做茶壶状拿手去戳他坚硬宽阔的胸膛，尖刻地道：“杀你，我怎么杀你？我打得过你吗？小姐原本不好管你们司礼监的事，枉费我和白玉还求了她半天，哼！”

有这么谢人的吗？其实这个大个子是来笑话她技不如人的吧？当初她跟大小姐哭诉了一番之后，在大小姐的开导下，才知道他是为了救自己才那么做的，但心里还是别扭，老觉得自己不干净。但大小姐说了，女子是人，男子也是人，没什么不同，自己没掉一块肉，又没真正受伤害，根本不必把那什么“压迫妇女的封建贞洁观念”放在心上。她这才好了些，那日又见小姐与何嬷嬷叹气，说不必她白蕊动手，魅七和魅六都要受罚了，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出来，可惜了那样的好身手，她才知道原来他就要受刑了，而且生死不明。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夜起，她发呆时，眼前总会掠过他冰冷锐利的眼眸和紧抿的薄唇，他抱着自己飞奔的样子，挡在自己前面与天理教徒搏杀的样子，甚至他嘴唇触碰自己皮肤时带来的战栗。白日里也总有点心不在焉，她应该感到高兴的，但就是高兴不起来。

刚巧白玉也觉得魅六救了她，只是听从小姐的命令而已，不该为此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来找自己商议着去向小姐和何嬷嬷求情。她犹豫一下，就答应了。亏她听说他被打断了腿还很担心，可这家伙人好了，说来谢她，倒是来气她是真！

魅七虽然不乏男女床第情事，却只是欲望的发泄，对于女孩子一点儿不了解，哪里晓得白蕊脑瓜子里能联想到那么多。但他还是抓住了重点，“你现在是要我谢你是吗？”

“不用，你自己留着吧！”白蕊听着他口气怎么都有取笑自己的意思，一气之下，翻个白眼，转身就走。

但照旧，门才开了条缝隙，就被魅七砰一声关上了！

“你到底要干吗？”白蕊转过脸瞪他，直接朝他伸手，“你说你来谢谢我，好歹给点诚意吧！”钱呢？金子呢？银子呢？还是首饰？

魅七低头看着她的柔荑，忽然伸手去抓住了，然后看着她，冷着脸思索了片刻，道：“我想也是该给你个承诺的。”说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忽然捏住白蕊的脸，覆上她柔软的唇，驾轻就熟地挑开她柔软的唇瓣。

白蕊彻底傻了，只感鼻间忽然全是男人的气息，霸道而冰冷，像一把锋利的刀，让她忍不住颤抖起来。

魅七在她唇上辗转，吻够了才抬起头来，嗓音有些粗哑魅惑地道：“如何，这个承诺够了吗？”兄弟们说，女人就是这样才会高兴，那么这丫头应该体会到他的诚意了吧？

哪里知道他话才说完，白蕊忽然一甩手，啪的一巴掌甩在他的俊脸上。魅七身为一流杀手，怎么可能让她碰到自己？手一拦就把白蕊的手握在了手里，冷着眼皱眉看她，“你作甚？”

但白蕊另外一边手呼地又招呼上来，魅七眼明手快地又把她的手抓在手里。他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面前的小丫头，这是怎么了，难道自己刚才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吗？莫非她和红袖招的那琴花魁一样喜欢稍微粗暴点的？这个也不是不可以……魅七思索着，尽量温存地道：“你喜欢什么方式，难道喜欢被绳子绑着才觉得开心？”

白蕊两只手都被对方擒在手里，见魅七这么问，再傻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了，顿时委屈到了极点，哇一声大哭起来，“呜呜呜……”

魅七顿时傻了，实在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你欺负我，你……你不要脸，我要告诉大小姐去，让她叫九千岁剥了你的皮，呜呜呜呜……”白蕊号啕大哭，不停地扭动身子挣扎着，伤心至极。这个无耻之徒，亏她还担心他！那时候说不定他就是个色魔，根本不是为了救她，而是纯粹为了欺负人才那样！现在还跑来侮辱她！呜呜，早知道她管他去死啊！

看着面前的小丫头一个劲地跺脚流泪，仿佛极为伤心，魅七心里莫名一疼，却手足无措。他对付风情万种的花魁可以，但对付一个小丫头却完全应付不来了。

“你……你别哭啊，是你问我要诚意的，所以我就给了。”魅七叹气，却没打算放开怀里挣扎的小丫头。他莫名觉得，一旦放了，这小丫头就要跑了，不但跑了，还会恨他一辈子，把他当仇人，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比如现在——

白蕊跑不得，快气疯了，一低头，不管不顾地咬在他手臂上，使劲地啃。诚意，诚意个头！他的诚意就是来侮辱她！

魅七却一点都不觉得疼，只觉一只小猫在自己手臂上叼着，一副眼泪汪汪很愤怒的样子，却……很可爱。

过了好半天，魅七皱眉盯着还在啃着自己手臂的白蕊，终是叹了一口气，“你不必反应那么激动，我不是欺负你，我只是想娶你而已。”

白蕊气哼哼的，好一会儿没反应过来。等脑子终于消化了他的话后，她彻底傻了，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魅七，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你说什么？”

魅七低头看她傻乎乎地张着嘴，嘴上还挂着刚咬出来的他的血，便觉很是有趣，难得勾了勾唇角，“我说我要娶你，后日就向小姐提亲。”他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小丫头这副模样了，她所理解的“诚意”与他说的“承诺”根本不是一回事。

白蕊脑子里实在消化不了这个消息，一下子涨红了脸，尖叫道：“谁要嫁给你啊，你有毛病吧！”

魅七皱眉，“但你已被我看了身子，摸也摸了，难道还能嫁给别的男人吗？”何嬷嬷说了，白蕊是个干净又单纯的姑娘，与红袖招的人不一样，所以他考虑了一下，觉得最好的谢礼就是娶了她。至于钱……千岁爷对他们很大方，他一点也不缺，她嫁给自己以后，那钱自然就是她的了。

白蕊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哪里想得到自己遭遇的求亲场景，竟是一个轻薄她的登徒子理直气壮地要亲她，还说要娶她！哪里有话本里那种花前月下的美妙场景与气氛，再加上魅七毫不客气地上来这么一句“你还能嫁给谁”，顿时，白蕊一颗小心肝碎成了八瓣。她眼泪汪汪，目露凶光地瞪着魅七，大吼道：“我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这个无耻的登徒子！”说着她就转身了，又立刻转回头，瞪了魅七一眼，“你再不让我出去，我就死给你看！”

魅七这次倒没拦她，只是有些纳闷地看着见鬼似的跑掉的白蕊。她死给他看，和他让不让她出去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不是应该说，如果他再不让她出去，她就杀了他才对吗？他有点闷闷地摸摸自己的脸，红袖招的琴花魁和舞花魁都很喜欢他，难道自己最近变丑了，不招姑娘喜欢了吗，否则这丫头为什么拒绝他呢？

一处洞房花烛夜，两处闲愁……

第二日一早，西凉菜很早就醒了，睁开眼的刹那，她就知道身后那拥着自己的人早已不知去处了。

那个人就像夜空中的云一样变幻莫测，来无影，去无踪。若非她身子上只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而被子下的身子只穿了件红色的牡丹兜肚，大概会以为昨夜的缠绵与他的斗心斗力，不过是南柯一梦。

只是不知，何日梦才醒。

她怔怔地望着头顶大红色的华美帐幕，有些惆怅。她与自己夫君的洞房花烛夜，却与别的人度过，说起来，她还真是……够无耻。西凉茉弯起一丝黯然的笑。

嗝，门外响起敲门声，惊醒了趴在桌子上睡着的白玉与白珍，两人不知自己怎会莫名其妙地睡着了，幸好新房里烧着地龙，虽然很不舒服，但还不至于感冒。

白玉看看天色，便去伺候西凉茉起身，白珍则去开门。

白玉在双鱼玉钩上挂了红鸾帐，准备扶起西凉茉，却见自家主子只穿着兜肚，露出大半雪玉似的肌肤，眉宇间带着一种异常的妩媚，不由有些怀疑，而且西凉茉还告诉她司流风没有回来，这下白玉的脸色更不好了。这新婚之夜，小王爷不宿在小姐这里，也不曾派人过来通报一声，算是怎么回事？

西凉茉懒洋洋地笑笑，也没打算说明昨日百里青来了。

这时，门外的白珍与三个进来的丫头们说笑起来，只听她道：“三位妹妹等上一等，我家郡主从来都只喜欢自己贴身的人伺候着，不喜房里人太多，等白玉伺候郡主梳洗完毕，再与你们一同去前边请安敬茶。”

有丫鬟笑道：“那是自然。”但声音里有一种莫名的诡谲气息，让人听了有点儿不舒服。

西凉茉起了身，梳洗后，款步而出，只见花厅里站了三个丫头。头一个穿着绿色夹棉绣缠枝莲上袄，下着马面裙，梳着弯月髻，一张玉盘似的脸带着少女的妩媚与丫鬟身上少见的端庄，一看便知身份不同，见着西凉茉便有礼地福了福，“少王妃，奴婢是王妃身边的丫鬟静雨，今儿特来伺候您用早点的。王妃已起身了，一会儿在前面的翠竹堂里行敬茶礼。”

“嗯，知道了，替我谢过母妃。”西凉茉笑笑，倒也不客气地入座。她知道德王妃打发了自己贴身的大丫头来为自己伺候早点，是表示重视的意思，却也不知是不是也有她知道了昨日自己的儿子没进她房间而给予的安抚之意？

静雨看着面前这位名声在外的少王妃。今天西凉茉选了件大朵牡丹翠绿烟纱碧霞罗袄，透迤拖地粉色水仙散花马面裙。颈项间戴着含玉郡主送的九转玲珑盘凤瓔珞圈，梳了飞凤髻，髻中簪缀着珠贝瓣红宝石金华胜，发髻两边横簪两支长翡翠

攢珠倒垂步摇，通透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绿翡翠雕刻成三朵半开牡丹的模样。翡翠的瓔珞交缠坠下直垂到肩膀，另有一排细碎的碧玉珠子抹额横在她雪白的额间，愈发显出她身份高贵。原本五分娇柔婉约、五分清美，如今倒是显出十分华美气质。

静雨静静看着，眼里闪过一丝不知名的情绪，一边布菜一边笑道：“少王妃这一身真真好看。只是王妃素来喜欢儿女们淡雅秀丽，少王妃容色若芙蓉，何不选了浅色的衣衫和珍珠的首饰，倒是能将少王妃空灵的好颜色衬托出来。”

西凉茉淡淡微笑，不置可否地道：“是吗？”却没接静雨的话，只是打量着静雨送来的点心。一样桂花金丝卷、一样八宝酱菜、一样翠玉黄瓜、一样燕窝粥并一碗珍珠碧糯米粥，虽然很简单，分量也不多，但胜在做得颇为精致。

白珍和白玉对看一眼，俱在彼此眼里看到了一丝不屑。这德王府的主子吃的看起来不错，确实不能与大小姐在靖国公府的时候比呢。西凉茉虽没说什么，眼里也掠过一丝疑惑，但她还是简单地用完了膳，昨夜折腾太久，她几乎将早点吃完了，无意间一瞥，忽见那三个丫鬟脸上都闪过诧异之色，仿佛对她吃完了所有的点心颇为稀奇。但静雨或许威势极重，她没说话，其他两个丫头也很快恢复了平静。

西凉茉按兵不动，起身笑道：“不知小王爷去了哪里？”

静雨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眼里还隐约掠过一丝同情，笑笑道：“少王妃，我们先行，一会儿在翠竹堂就能见着小王爷了。”这话里深意颇多，按理说，就算司流风喝醉得不省人事，也会有人给他灌下醒酒茶，如何到现在都不曾出现？而且还得去翠竹堂才能见到他，哪里有第一天敬茶礼，新妇自己走到堂里拜见长辈的，这岂非告诉所有人，昨夜司流风没宿在她那里？这面子上的事，难道堂堂德王府都不知道吗？

但西凉茉有心观望，便只冷淡地笑了笑，“是吗，既然这是府上的规矩，那就如此吧。”

两个丫头们都听出了些不对，但看着静雨仿若无事人一般，便也不作声。毕竟少王妃虽是主子，但当家做主的仍是老德王妃。

白玉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雪白的狐裘大氅给西凉茉披上。雪白的狐狸皮毛衬得西凉茉尖巧的小脸愈发白嫩娇美，好似神仙妃子。

直到白蕊从外头拿了一个鎏金手炉进来让西凉茉捧了时，静雨才确定西凉茉竟没半分按她嘱咐更衣的打算，眼底不由掠过一丝恼色，但碍于还没摸清西凉茉的底细，也不好说什么。

西凉茉将她的恼色尽收眼底，只唇角弯了弯，“怎么，静雨，还有什么事吗？”

静雨面色如常地道：“没什么了，只是少王妃这般好颜色，静雨看得有些怔了。”说罢，她领着西凉茉出了回廊，一路向翠竹堂而去。

等到了翠竹堂，西凉茉在外面望见里面已坐了好些人，却没有司流风的身影，不禁有些不悦。

静雨让她等在门外，自己先进去，待禀报过后，陪着静雨一起出来的是一个长着容长脸、看着有些刻板的老嬷嬷，她走过来露出个笑，道：“少王妃，请。”

这便是开始敬茶仪式了。

西凉茉皱了皱眉，这是不打算等司流风了吗？德王府是什么意思？

她刚跨过门槛，一道高挑的身影忽然匆匆出现。来人披着灰鼠大氅，身着冰蓝色对襟窄袖夹棉褂子，衣襟和袖口处用宝蓝色的丝线绣着腾云祥纹，腰上系着精致的同款腾云蟠龙纹腰带，靛蓝色长裤扎在锦靴中，风帽上的雪白狐狸毛迎风飞舞，愈发衬得他容色极好，俊秀风流。不是她的夫君德小王爷司流风又是谁？

他一脸歉疚，形色匆匆地赶来，一上来就握住了西凉茉的手，柔声道：“娘子，抱歉，为夫来迟了。昨夜……”

西凉茉见他神色不似作伪，脸色稍霁，打断了他的话，婉约一笑，“小王爷，咱们还是先进去拜见长辈吧。”

司流风立刻颌首，笑着牵着她的手进了堂里。他很满意今日看到的西凉茉，美丽，端庄，大方，华贵，尽显郡主气派。

静雨见司流风连看都没看自己一眼，不免有些失落，但还是很平静地随他们进了翠竹堂。

翠竹堂的上首坐着端庄典雅的德王妃，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一同进来，她心里稍稍放宽了些，对西凉茉也多了几分满意。这贞敏郡主还是很识大体的，没那些小家子气的闹将起来。

西凉茉首先走到了德王妃面前，轻唤了声母亲。德王妃打量着她一身华贵的装扮，很是满意地笑了笑，“贞敏这身倒让我想起年轻做姑娘的时候了呢。”

西凉茉没有搭话，只羞涩地笑了笑，眼底却掠过一丝锐芒，她可分明记得静雨说王妃喜欢素净的颜色呢。

新为人妇，有些女子会选择素淡，以示对婆婆的尊敬，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平白失了身份，让人看不上，也未必能讨好了婆婆。西凉茉自负自己做不到那低眉顺眼的事，她虽不喜太过华丽的装束，但今日也索性打扮得华贵异常。拿住了自己的身份，倒是让人不好说什么。如今她没有听静雨的话，倒是选对了。

西凉茉与司流风一起跪在地上早已备好的软垫上。

司流风接过老嬷嬷手里的敬茶，率先敬上，“母妃，喝茶。”

德王妃看着司流风慈爱地笑着，眼中仿佛还有丝淡淡水汽，接过他的茶浅品了一口，“到底是看着我儿成亲了，日后可不能如寻常那样浮躁了，如今你也是成家的人了。”

司流风恭敬地笑道：“是。”

轮到西凉茉了。众目睽睽下，一个丫头用托盘递来茶碗，西凉茉优雅地伸手去接，岂料刚碰到茶碗，指尖就传来一阵痛感。西凉茉笑容一顿，下意识就要撒手。但就在那一瞬间，她迅速反应过来，稳稳端住了茶碗，面色如常地捧住，笑容婉约地递向坐在上首的德王妃，柔柔笑道：“母亲，喝茶呢。”

西凉茉动作稳妥，丝毫不见异常，但就在那一瞬，她听见了空气里响起了两道细微的抽气声。于是，她柔柔看着德王妃，有些犹豫地道：“母亲，这茶水烫了，您要仔细些。”

德王妃见她手上沉稳，皮肤虽有点泛红，但料想也烫不到哪里去，便笑着接过来，嘴里道：“贞敏果真是个细心的呢。”说着便将那茶水送到了唇边。可等到她发现茶的温度不对时，已被烫了嘴唇，德王妃大惊，手一抖，那滚烫的茶水顿时打翻了出去。

而西凉茉早早就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被一些茶水溅上，却又不至于烫到自己。德王妃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一下子被泼了满身滚烫的茶水。

“啊——”德王妃皱着眉，捂着唇低低叫了起来。

“王妃小心！”

“母妃！”

德王妃的惊叫声与周围人的欢呼声连成一片。

静雨率先上前，拿了锦帕去替王妃擦拭银鼠镶夹棉金丝锦袄褂子，但大部分的热水都泼在了她蓝底绣金红牡丹马面裙上。

“母妃，你有没有怎么样？”司流风很紧张地站起来，对外头焦急大嚷：“去叫大夫，快去请大夫！”

“少王妃，这是怎么回事，您刚进门第一天就将王妃烫伤，这可如何是好？”静雨很是不悦地转脸看向依旧跪在地上的西凉茉。她高高在上的模样，倒仿佛她才是主子一般。

西凉茉看着她，脸上多了一丝委屈，“何曾是我将母妃烫伤？当初接过茶

时，那茶就是如此滚烫。国公府里，从没奴婢给主子准备的茶是如此烫的。接过茶时，我只以为是两边府里规矩不同，所以才……才递给了母妃，我也曾提醒母妃仔细茶水滚烫。”说着，她将十指抬了起来，细腻的手指被烫得极红，看起来颇为严重。

司流风原本对西凉茉将烫茶递予德王妃还有三分不满，却在看到她纤纤细指上的烫伤后，立即拧了眉，捧住她的手，嗔怪地道：“你这傻丫头，茶如此滚烫，怎么还捧在手里呢！”

西凉茉微微红了眼，轻声道：“出门时，宫中的嬷嬷交代过，敬茶时若打翻了茶，便是对夫家的不敬，也是不吉呢，所以妾身就……”

“你呀，怎么如此实心眼，这样的茶也去捧！”看着西凉茉的娇婉小脸楚楚可怜，司流风只觉异常怜惜，这可是他细心筹谋才娶到的妻，怎能如此委屈？

德王妃为人细心，要求下人也严谨，府上喝茶从不曾有如此粗心之失，何况还是这样的场合，分明就是有人打算借机为难新妇。亏得西凉茉能忍耐这烫伤，若是当时她打翻了茶盏，那就有嘴说不清了。如今这本该烫在她身上的茶却烫了德王妃，看着虽是西凉茉把茶端过去的，却也证明了有人蓄意为难，实则与西凉茉并无干系。这一点，场上众人都了然于心，却都不说话。

静雨见司流风当着众人的面将西凉茉的手捧在手心里，一副极为怜惜的模样，顿觉极为刺心，冷冷道：“是吗，少王妃倒是能忍呢，手上都烫了这个样子，还将茶给了王妃。”

西凉茉看了眼静雨，也不辩解，只垂下眸子，对德王妃恭谨地道：“母妃，是媳妇不够仔细，都是媳妇的错。”

司流风看着西凉茉娇容含泪的模样，不由得一阵心疼，嗔怪地看了静雨一眼，随后冷声对着管家道：“秦大管家，你是怎么管丫头的，分明是做事的丫头不仔细连累了主子，还不拖下去处置了！”

那端茶的丫头本是王妃身边的二等丫头静言，从王妃被烫了后就一直不敢作声，只在一边看着，一副不关她事的模样，听闻司流风的怒语，吓了一跳，立刻求救似的看向了王妃的身后。

王妃身后缓缓步出一个人来。秦大管家是个身形高瘦的中年男子，留着两撇小胡子，看模样倒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书生，颇有点风流倜傥的味道，不若寻常贵族府邸的大管家那般，多少有些市侩气或为奴者的卑微感。

他上来笑道：“小王爷，今儿是您的大喜之日，打打罚罚的，恐是不吉利